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诗歌评论
肖开愚 臧棣 孙文波 编

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

COMMENTARY OF CHINESE POETRY

·中国诗歌评论·

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

卞之琳 臧棣 孙文波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中国诗歌评论/凌越等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2

ISBN 7-02-003353-9

I. 从… II. 凌… III. 诗歌—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3176 号

责任编辑:王清平

装帧设计:蒋浩

责任校对:王清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2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875 插页 1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诗 歌

凌 越：尘世之歌（选章）	（ 1 ）
韩 博：春风过脚跟（5首）	（11）
马 骅：迈克的冬天（5首）	（24）
高晓涛：在喀什去香妃墓（3首）	（32）
林 木：花间集注（1首）	（36）
胡续冬：猫样年华（4首）	（45）
姜 涛：爱的坦白（或民主作风）（3首）	（53）
蒋 浩：小悲哀（2首）	（61）
廖伟棠：一个无名氏的爱与死之歌（2首）	（73）
千 叶：她，准备出发……（7首）	（83）
鲁西西：失而复得（15首）	（89）
丁丽英：刮风的早上……（2首）	（97）
王 艾：走动（4首）	（101）
刘立杆：极地的夜晚（6首）	（107）
张 晨：最后的铜匠（3首）	（115）
桑 克：冬（3首）	（118）
西 渡：公共时代的菜园（5首）	（128）
清 平：盛夏一日（6首）	（137）
陈东东：解禁书（4首）	（144）
黄灿然：冬天的下午（6首）	（155）
万 夏：九点的夜来香（2首）	（161）
宋 炜：圣瓦伦丁节的对话（2首）	（163）

2 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

朱永良：四行诗（3首）	（169）
杨小滨：裸 露（6首）	（175）
王家新：格伦·古尔德（2首）	（187）
张曙光：十 年（选章）（4首）	（196）
翟永明：菊花灯笼漂过来（4首）	（205）
臧 棣：在官厅水库（5首）	（214）
孙文波：上苑短歌集（8首）	（223）
肖开愚：法兰克福一日（1首）	（232）

专 辑

刘丽安：2000年度首届安高诗歌奖颁奖仪式致词	（234）
多 多：受奖词及诗6首	（238）
张 枣：受奖词及诗一首	（248）

诗人访谈

臧 棣：假如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写些什么	（258）
西 川：视野之内	（297）

诗歌批评

姜 涛：一篇札记：从“抒情的放逐”谈起	（321）
席亚兵：情感的降雨	（329）
马 骅：断想或疑问	（340）
杨小滨：今天的“今天派”诗歌	（348）

重读诗歌史

西 渡：林庚新诗格律理论批评	（371）
顾 彬：杜牧的历史观及其与艺术之关系	（384）

诗人随笔

杨 炼：诗，自我怀疑的形式	（396）
---------------------	-------

编者后记	（406）
------------	-------

凌 越

尘世之歌(选章)

然而,这是卑俗的风尘。

——兰波

之二

开阔的海平面,白帆点点,
它们主动跃入视野,
却并不潜入内心,
但是,内心离平静还有一公里。
阳光死命拍打着姑娘们的肌肤,
可口可乐纸杯记载着人的空洞欲望。
多么无聊的海滩!下午!
我在海浪的挤压下几乎崩溃。
听听!孩子们的尖叫,
太太们的抱怨……
呵,够了,我的耳朵灌进了海水。
我有体力游得更远,
让我们变成麻麻点点的小人,
让消失的运气还能够消失。
我不在乎这个;
厌烦?谈不上,

2 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

最重要的事，告诉我你的爱好，
还有，你这么害怕究竟是为了什么？
如果你跟随海浪，
我会递给你纸做的救生圈，
成堆的温情快餐，
签订契约的橡皮图章。
我惟一的依据是：
我终于触到了牢固的防鲨网。
——也许是幸运！
(忽然想铝合金门窗的卧室，
安全是首要的，
比如红木家具，看着就让人放心，
谁管它经年累月，陈腐不堪。)

之三

肮脏的河水流过城市，
为什么这样轻快？为什么
我又听到醉人的旋律，
像故乡四月的油菜地，为什么如此不合时宜？
或者我们原本就是人为制造的嗜睡症，
再也用不着热情使者的一再光顾？
我走在大街上——
欢快的商贩招呼着矜持的小职员，
机灵的摩托车躲让着“皇冠”和“夏利”，
人行道上尽是些散步休闲的老太太；
这些静悄悄的生灵，
我幸运地是其中的一员。

让我们犹豫、观望，
寄望城市里最后的春天的礼仪。
精彩的戏剧，大批量生产的垃圾，
粗大的水泥桥墩正苦苦支撑；
河道一度被堵塞，像要命的肠梗阻，
使得欢快的粪便得不到渲泻。
我渴望挖泥船驶来，
我渴望流速放慢的河道里淤积的手工编织袋，
把世界装起来，密封，腌制。
是的，是的，我心灰意冷，
一切风景不过是幻象，
一切情感不过是骗局，
我用我的纽扣计算，一共有五粒。
我走在大街上，
我看见人群蠕动如蚁群，
我看见肮脏的河水流过热闹的码头。
一丝欢乐
从原有的灰烬中升起；
哦，灰烬，自然值得赞叹。

之六

停车，快停车！阿迪安，我明白了——
我们这样追逐一如我们沉默；
为了清醒的假日，
为了一个月苦行僧式的生活，
我们彼此奉献着禁欲和躲藏。
风景区的单调风光令我窒息，

通往海边的路记载着争论的不雅腔调。

在房间里,我当然渴望男人的拥抱,

但不是这条盘山公路所能赐予的,

是你,你听到了吗?

傍晚,一种诱惑替换了我的面容,

让它微笑吧!

它会喜欢的——

彻夜狂欢抑或手工劳动者的专注?

昨天,在镇上的酒店,

我们曾就此事达成了一致,

我们扬帆出海,

就是为了庆贺那不曾摇晃的寂静时刻。

哦,阿迪安,再一次,我看不见你,

在我们中间,不仅仅有雾,

不仅仅有更加隔绝的谈话;

——说过的话和未说的话都是枉然,

没有听清的誓言,再重复便成为虚妄。

之九

我成天阅读,

在白纸上涂抹散乱的文字,

有时竟真的相信了“松松垮垮”的文学。

(我的意思是说,

它倒是着实让人腻味。)

这没有关系,

只要它一天天充斥着我的生活,

还有什么重要的呢?

而且摆脱它要寻求更深的刺激。
有好诗,坏诗,不好不坏的诗,
我只相信那些快乐的诗,
快乐的嚎叫,
快乐的抱怨,
快乐的沉默;
像一场激烈的球赛,
“球场休息”也让人忐忑不安。
我喜欢这个,
它平衡着过于寂静的个人生活。
我所说的诗
是否就是具体可感的诗,
或许也是改变我日子颜色的诗,
伴随我,不出声,
在暗中怂恿我,令我筋疲力尽。
诗,诗人?
多么奇怪的称谓,
我感到抱歉。

之十

堕落的都市,
离散的四季和恋人,
我独自一人——竟然心满意足。
带着审视,
带着驱散白昼的夜的猛力,
我继续履行这个世界的颓唐。
灰尘荡涤着欲望,

冷空气挟带着私人恩怨，
永不熄灭的人群呼唤着——安静！
而冬季使整座城市不安地滑稽地走向庄严。
此刻，我要宣告，
向众人，
向卧室里苏醒的灵魂——
我曾在你的梦中攀援，休息；
而悲伤，
我要和你再度较量！

之十二

“呵，了不得”或“真奇怪！”
这些鬼花招我已厌烦，
尤其是我得向大夫
陈述我的病情——睡不着；
还是睡不着！
正如我所料，一再出现的幻觉
提不起记录员的手腕，
一再渡过风浪竟然如履平地。
我以为我可以谈论生死，
像隔壁瞎了眼的阿伯，
数落不孝顺的女儿，
而这只是生命的不相称的搭配。
我曾数次遭遇梦境，
那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呵，梦想，最好离我远远地……
在门诊部，我只使用陈述句

（“我感到烦躁”
或“我失眠已有数月”）
像妻子，像父亲，
他们才是可以信赖的。
从门缝里传来救护车的尖叫，
中间夹杂着我的声音的争辩：
你太随便了！
暂时把沮丧抛开吧！
为了长久生活需要加倍忍耐，
它近似于在书本里摸索未来。
——听诊器贴着前胸，
血压计的水银柱快速地跌落，
我在深不见底的黑暗里
惊恐又安逸——
“大夫，全靠你了。”

之十五

犹如晨光一闪，
我的一生
并没有写在我的皱纹里。
我更愿意相信
你就是前面那个欢快的小女孩。
当夜消逝而无人感谢，
当各行各业的人
还潜伏在家庭的荫凉里，
世界第二次属于早晨的老人。
一路上，在你的注视下，

事物显出应有的尴尬的贫乏，
而时间仿佛褪色到我们共同的襁褓时代。
——时代，现在，未来，
无非是新生，纷争和死亡。
你已回到幼年，
等着我，我就来。
是的，年轻人的忧愁充满生气，
年轻人有力的步伐
真让人羡慕，
年轻人有更远的路，
而我有平静。
在回忆和你之间度日，
我开始懂得什么叫“晚年”。
比如，从冷清的三居室
到街心公园晨练的人群，
我知道我走了很多年；
我的腿脚还便当，
我满可以独自将我的躯体
运送到你的身旁。

之二十

汗珠

布满困倦的躯体，
夜撕扯着色情的帷幕。
娇小的人儿，
丰满的乳房，
不相关的情话的慰藉，

统统见鬼去吧。

一颗退潮的心

等待着吮吸，拨弄和振作，

（看看我的微笑）

一把钥匙

控制着裸露的河滩和情欲，

（看看我的微笑）

你无从选择，退让，躲避。

——那么来吧，

带着脉搏的震颤，

带着家乡话的土味和亲昵。

指尖刻画咒符，

阴影缓慢移动

 践踏着蹂躏着窥视的窗口。

礼法的野蛮饱受冲击，

市声进入

像一把匕首——

一个人的世界溃败了，

两个人的世界空旷无垠，

中间

 伫立着陌生的死神。

之二十二

我生来就是大嗓门，

我叫嚷着从母腹里冲出，

我大大咧咧地来到这个世界，

既不骄傲，也不羞愧。

我有健壮的四肢，脚踝、锁骨和膝盖，
因此，我有清醒的头脑，明净的前额
和洪亮的声音。

我在白天歌唱，
对着街道、房屋、瓦砾和人群；
对着窗帘、梦魔、女人和月光。
我的任务
就是要用言语重塑物质的阴影，
心的寂静的颤栗。

我张大嘴巴，
我的喉管有如接通白昼的地下水道，
我的舌头颤动着像一条古怪的蜥蜴。
我的声音覆盖着男人和女人，
通过我的身体，
他们交合，感受到彼此的存在：
通过我的眼睛，鼻子，耳朵和大脑，
我和这个世界建立了真实的联系
(就算是痛苦的，折磨人的)。

我站在地上，
我在这里歌唱——此生此世。
我歌唱我的眼睛看到的城市、乡村、楼群和郊野，
我也歌唱我的心灵看到的幸福和悲伤。
我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歌唱；
我来到这里，
再准备退缩。

韩 博

春风过脚跟

街上，但在梦中，60年代的泥浆
(湿漉漉的枝条上
庞德的花瓣)
杯壁夸大了对面的木偶
泡沫调笑，烟雾锐舞
几百只，不敢独唱的木偶，甚至更多
这里是夜总会，还是劳改营

你在街上问我
为什么留在这里，而不去
看看丰收的农贸市场？我们可以
跑步前进，把时间甩在身后
我要边唱边跑
甩开暗中撕咬我的身世

这是哪一条街
解放路？北小爱民街？幸福东三环路？
指路牌上的字迹正在熔化
我看见我的小学向我跑来

造句练习：

我扭伤了脚踝，像一头不会唱歌的小毛驴。
她扭伤了脚踝，像一头不肯领唱的小毛驴。
你扭伤了脚踝，像一头唱个不停的小毛驴。
(不，为什么不?)

踢踢踏踏，她在街上
跑。春风缠上脚后跟
歌声陷进春风里
那年代，她只是泥浆
被一双赤脚送上奶水西路
她的脚趾缝间
夹着另一只纵火的木偶

柴声噼啪，脚跟伴奏
烧梅雨，烧小样
烧小样，烧梅雨
你的来信我收到了
小样已听，你的身体
点燃了她发霉的声音
点燃了我们出世之前的十年

但是，现在，我提起笔
她又重新熄灭，被汗水笼罩
我已跑到了街的尽头
妈妈躺在产床上
你怕吗，我很怕
我来了，你却要走